

宋學士全集  
一九





宋學士全集

(九十)

宋 濂 撰

#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三

## 恭跋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懸懸。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爲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爲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嘗賦詩餞之。其詩上徹御覽。遂俯賜和答。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覆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命而行。自翁洲啓權。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始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聳愕。以爲中華之禪伯。亟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實名利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威德罔間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祖闡旣入覲。天顏怡悅。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練。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不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黃金爲泥。書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濂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

鉢曇花。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烜赫於龍山之上。晶晶熒熒。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濂聞普覺果公。昔處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皦如白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寂滅者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濂不佞。忝居法從。故不辭而爲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之有良材云。

恭題賜和托鉢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果位中人。慈憫衆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歷。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爲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欽惟皇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塗炭。而衽席之。旣臨宸御。游建無遮大會于鍾山。度諸幽滯。將行事。上致齋便閣。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爲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對。文康頗著托鉢歌行世。見寓古開善道場。明日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觀之。天顏怡懌。遂勅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上命兩黃門跪張于前。且讀。且和。運筆如飛。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援據經論。滔滔弗竭。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能遽至是邪。越三日。文康受賜而歸。裝潢成卷。將留鎮山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真乘並用。每下璽書。護其教。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上今俯和文康之歌。所以推獎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尙宜勒諸堅珉。導宣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

寅春二月始拜手稽首而題其後云。

題盛孔昭文集後

余弱齡時。卽從黃文獻公學爲文。旣得戶庭而入。益求海內諸作者觀之。不問在朝與野。咸無棄者。于今四十有餘年矣。大概氣豪者失於粗厲。體局者不能有所發舒。求其臻平和者。十無四三。彼極盛時且若此。況當兵火患難人物眇然之後乎。海鹽盛潛孔昭。嘗以進士貢南宮。予時濫司文衡。頗見孔昭經術甚邃。不知其能古文辭也。今自定陶移丞淄川。持文一帙來見。再三讀之。雲錦張而五采開。韶樂鳴而八音和。鳳襄囑而鸞舒翎。予不覺嘆曰。嗚呼。此豈非文哉。當今文士雖多。如吾孔昭者。其指蓋不多屈也。然而學無止法。孔昭幸毋以所造爲已足。益致力焉。他日必以文辭黼黻昭代之盛。決不後於他人矣。予雖毫日切望之。

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爲喻。謂登樞要者爲熱官。守閑曹者爲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哉。天台張君天秩。守道君子也。於世無營。朝夕之間。唯飲木蘭墜露。餐秋菊落英而已。遂取杜甫詩中廣文先生官獨冷語。以名其齋。蓋若有激也。然予竊有疑焉。張君下帷授徒。文氈方床。積古今圖史左右。一啓卷間。心融神暢。儼然如入春風中。和氣熒熒動人。若云張君爲獨冷。吾則未之信也。所謂獨冷者。必真坐廣文館中。然後方稱斯名爾。張君以爲何如。侍儀使白。張君

從子也。以此卷索題至六七而不倦。因濡毫一書之。

題友怡堂銘後

盱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己。賢儒也。極相友恭。尙懼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勗。吾友王君子充。實爲之記。克明從子肅。復命濂申其說。昔者馬遂良旅食四方。兄弟異處。顧乃以怡名齋。洪景廬爲記其事。特假託以譏之。譏之誠是也。濂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埴篿日奏於一堂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或者猶謂堂之有銘。非古之義。殊不知盤杆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呂望以來。則然。況禮以義起。縱曰非古。得不爲近古者哉。子充。今之景廬也。其當以濂言爲可徵矣乎。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闕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疏云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促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尙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危太史所譏母夫人墓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厭乎言之詳。使人人皆如友。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爲記其卷末而歸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予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爲薛嗣通之筆。其點畫肥瘦及行位疏密。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南廊墨印。則在於左方耳。予以薛書飄逸爲疑。質之於公。公笑曰。古人能知變通。所以爲不可及也。逮遊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二。皆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爲足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采煥發。可玩。故爲拈公語於其後云。

####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日休。膏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爲一經。而注釋之。復患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章號。析爲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弘博也。遞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日休。華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攷其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僞真。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患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著論頌。重加刊削。脩成一部。而斥長水孤山二師。以爲依句而違義。正與日休略同。大慧杲公。直以毀謗聖教。關之孫之書。因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爲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岩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謾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昭陵既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真。因勒石禁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歷中。爲李學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師正來爲守。惡其打搦有聲。乃刊別本以惠求者。已而師正之子紹彭。潛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鑊損湍流帶古天五字。一二筆爲識。是則定武已有三刻矣。其後又有棠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恐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尙永寶之。

題定武蘭亭帖後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輩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婿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繭紙蘭亭。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畊氓負石爲搗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爲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於一致。況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間耶。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



益遠矣。此帖出於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米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洎字及之。亦佳士也。上有范文正公題識。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彝齋字印。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當爲定武初本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冒熱來求題。謾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 題清微法派仙像圖

師授貴相承。昔人皆以爲重。非特道家之爲然也。在宋之時。明教嵩公。懼諸師傳授不明於後世。乃大畫一圖。而略著其事於下。謂之傳法正宗記。今觀清微家。自魏元君而下。共一十七人。皆圖厥象。霞冠星帔。粲粲可觀。謂之法派仙像圖。噫。是不亦異世而同符哉。世有從師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視此可以戒矣。像之次第。畫工偶失其序。蓋不足深辨云。

### 題霜寒帖後

濂授經青宮時。皇太子欲學書。召祕書丞陶宗儒至殿下。下教曰。晉人法書。選真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教而退。於是用綵龍黃帕。裹二十軸來上。其一卽黃庭經。絹素精甚。幾不見絲縷。遙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書其傳授。定爲真本無疑。其一乃獻之鵝羣帖。卻絕佳。方信蘇子瞻之言不繆。餘帖皆唐宋人所鈎摹。不知何以填墨。儼如一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爲其眩惑。慙惶幾死。近代袁伯長。遂謂祕書所藏幾百卷。而宣和號右軍者。皆米老一手僞跡。蓋亦有此理。濂請留鵝羣帖。而以其餘還宗儒。今觀此帖。有古文蒂字印。印兩首正銳。其形如米。必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然神

彩迥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題其後而歸之。

題張樗寮手帖

張溫夫年八十時。嘗爲周法師竹泉書龍虎福地四大字。此其所答書也。書舊藏神寶府中。兵後失之。汪君伯通復購而歸之。溫夫宋之執政子。以恩補官。仕至直祕閣致仕。故其所交皆一時名臣。遂以書名天下。而金人寶之。不翅金璧。大抵溫夫筆法。出於米南宮。南宮始學沈傳師。後方入大令之室。天馬脫銜。追風逐電。誠有不可控馭。其變至於溫夫極矣。臨學之家。不知以予言爲何如也。溫夫爲鵝湖寺書大義道場扁。已八十又四。其挺特之氣。至老不衰。因并書之。使覽其字者。可以知其爲人。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宋趙士雷繼之。又作梅汀落鴈圖。自時厥後。丘慶餘徐熙輩。或儷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傳五采。當時觀者。輒稱爲逼真。夫梅負孤高偉特之操。而乃溷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厄也哉。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滴成墨花。加以枝柯儼如疏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挲老人大加賞識。旣已拔梅於泥塗之辱。及逃禪老人楊補之之徒作。又以水墨塗絹出白葩。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飄然不羣矣。同郡徐原甫清曠標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諷。無斯須離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幹傾欹。而數花翹乎其顛。真一絕也。世之好事者。往往多寶玩之。濂因推本而題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者。尙津津而有繼哉。

題溫日觀蒲桃圖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逸。有晉人之風。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人。而又不不知其超悟心宗。而有翛然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絕。而師之忘去。翰墨町畦。玩弄於人間世者。要未必能察之也。今觀此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蒲桃三數枝。意到即成。略無礙滯。而蛟龍奮迅之勢。自不可掩。豈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于人邪。

題滑壽傳後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爲記表書傳。秉彤筆者。咸宗之。然而傳之爲體。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二者而已。獨爲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死生驗者具悉。此其故何哉。蓋醫乃人命所係。不敢不慎。故特變例以成文耳。襄城滑壽伯仁。以醫道高一時。而吾老友朱君伯賢。倣史遷法爲之傳。事該詞古。而光燄燁然。與伯仁游者。鋟梓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言當見信於世。它日必有采之入史牒者。淳于意之事。尙得專美於前哉。

題冰壺子傳後

松陽周世英。其名爲釋祖。通經書。有長者行。凡遇過客。匱乏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不記其姓氏。然於利養榮名。尤視之泊如也。近舍二十里。有火光發山中。上燭霄漢。連夕不滅。有精其藝者。密告世英曰。此白金之祥也。唯姜氏之地。其鑛獨夥。公片言可得之。慎毋洩也。公叩諸姜氏。果見從。遂定券。持泉與之。擇

日將鑿石取鑛。或譏姜氏曰。爾家就其地。輒麻爲油。數世矣。利孰大焉。柰何鬻之。鬻之果義乎。非義乎。世英聞之。歎曰。不義在我。非彼之罪也。乃折券棄泉。以其地還姜氏。姜氏亦固請曰。長者固寬厚。宵人將何以自寧。敢辭。世英深拒之。乃已。姜氏後知其故。歸采白金滿籬。當元之季。有以縣丞告身從驛遞中至者。啓視之。則世英氏名州里也。莫知其所從來。蓋世英遇士有愬。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世英曰。吾白髮垂頷已。焉用此爲哉。竟不上。惟優游林壑間。卜地以爲樂丘。作繭菴一區。時招朋命觴。以自娛。世英之賢行甚多。今姑舉一二。餘則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潔清。號曰冰壺。傳之歌詠之。且成卷軸矣。類多綺綉。其辭以爲工。而無關其實行。予不敢效尤。特書此於卷末。使周氏子若孫藏之。時出而觀之。不有蹶然而興起者。吾未之信也。

重題玉兔泉卷後

泉地產初何與人事。世目之爲貪爲盜。不過藉其名以厲人行。泉固自若也。金陵有泉曰玉兔。甘潔異常。或者悼其不幸。爲姦楡所發。或者以楡之惡。無汚泉之清。爭出巧辯。曉曉不自休。嗚呼。安得莊生齊物之旨語之者哉。部使者張君孟兼。將上山東。出示此卷。請重題其後。題已。孟兼曰。先生可爲調人之官矣。一笑而別。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逃禪翁善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二人風措清峻。有名於當世。頗同。君復固終身不仕。

思陵欲一見逃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尚其事。尤非懦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事求其人。是未見其衝氣機者也。

###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圓悟諸子。惟虎邱大慧。倡道爲尤盛。東叟穎公。則大慧之曾孫。癡絕冲公。則虎邱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烈。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留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爲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足以識此也。是卷癡絕歸之東叟。東叟歸之仰庵。仰庵又一二傳。而今天王講師藏之。頗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國朝洪武四年辛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剡源戴帥初游。亦名僧云。

### 題錢舜舉應真圖

錢舜舉所貌應真渡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恆事爾。或者妄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爲紙墨所惑。可也。

###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右玉晨上文三十九章。趙魏公六十四歲時所書。多取法於黃庭內景經。故韻度極可觀。或者謂公晚年專倣李北海。其言過矣。予見公書此經。凡四數。而此卷尤爲精絕。誠可寶也。

題山房清思圖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脩道先生云。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題宋儒遺墨後

鄉先生宗正丞朱公冠之。嘗以厲志自號。袁正肅公廣微爲作大字書。且造銘辭一通。先生之志剛大。堅勁。袁公之銘雄渾剴切。皆學者所當則。傲裝褻成卷。以示諸人。理宜然也。卷後附以童仲光詩。仲光名必大。嘉定丁丑進士。官至知英德府。晚自號爲盤隱。詩序之舉裕齋。卽馬華父。東巖主人。卽虞從道也。次附袁公答書。正先生令縉雲日所遺。先是先生平反董氏冤獄。袁公器其材。遂力舉其爲縣。書稱毅齋。卽先生之師徐文清公崇父也。次附丞相葉西澗鎮之書。先生改官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時所遺。西澗試上舍時。東巖拔爲兩優。釋褐第一。先生爲東巖密友。故因緣締交。此蓋賀生辰回劄也。次附大中大夫王某書。名將磨滅不可辨。不知爲誰。書中云。望門墻數舍。又稱契弟。必先生鄉里人。竊意義烏王氏。宋季無爲大中大夫者。大中大夫雖從四品。號爲侍從官。極不易致。豈或旁縣之人邪。次附馬莊敏公華父書。書謂蒙齋老師者。卽袁也。袁公之歿。痛悼驚呼甚切。則先生爲國愛賢之誠可知矣。惟是諸君子。皆一時行義之士。願瞻遺墨。儼若接乎容聲之間。景行行止之心。人孰無之。爲之掩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楚相府長史朱君伯清。索題甚急。卽欲據筵疏之。其中多有可言者。惜乎匆遽不能致詳也。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迺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經取金。以資日用。其第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愀然弗寧。遽持前六卷。售于鐵塔禪師。禪師傾衣孟酬之。未幾。高麗蔡洪司丞。匍匐求觀。觀已。潸然泣曰。此洪所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紜。逃難解散。豈意於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黃金爲泥。介舊友穆庵康公。請補書其亡。予既書已。合爪言曰。是經在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垂亡而弗之亡。此何以故。蓋將放如來之慧光。破衆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功德。不繫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火不能燬。金不能書。一涉有爲。卽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十。純實無僞行。舊主正覺禪師院。今退栖蔣山之西菴云。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右鏡中憶佛叟所賦太璞詩一章。贈其弟子具庵法師。具庵久從叟受經。傳三觀十乘之旨。本末弗遺。小大兼舉。叟甚愛之。故因具庵之名如玳。而字曰太璞。且爲賦是詩。惓惓以苦雕琢。輕暗投爲戒。師弟子之間。可謂恩之至義之盡者也。然而教中諸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正不欲其暗投。況復雕之琢之。以傷其璞哉。叟之含意也亦深矣。具庵嚴奉叟祕藏。不露道成之後。冲然而若虛。然而玉氣燁燁。上射斗牛。終有不可掩者。黑白同辭。遂推具庵爲台宗巨擘。具庵雖欲自闕。孰得而闕之哉。嗚呼。名者實之賓也。實茂而名彰。亦其理當然爾。具庵裝詩成軸。而徵濂識之。於是乎書。

題松雪翁觀音經後

右趙魏公中年所書。雖若散緩。而神趣油然充足。必索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方能知之。凡夫肉眼。要不足以識此也。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泉府都事東陽何公福僧。心崇內典。特粉黃金爲泥。寫般若心經。僅五十五字。而公遽捐館舍。後六十年。而公之孫觀光始補書爲完經。初公既寫是經。藏篋衍中。時聞金石鏗鏘之聲。家人亦不知爲何祥。觀光偶見之。遂續其後。於是其聲遂絕。噫。亦異哉。稽之在昔。宋慶曆中。張文定公安道。自禁林出守于滁。入琅琊僧舍。見楞伽經二卷。恍然悟其前身所書。尙缺二卷。安道遂從而補之。世號爲二生經。今都事公書之於前。而觀光續之於後。祖與孫同一氣所生者也。雖曰異世。而精神感通。終出一軌。較之二生。不尤爲至近者乎。竊惟心經凡三譯。實大部般若之樞要。首之以五蘊。繼之以十二處十八界。因其根有利鈍。故其說有廣略。非夙有緣契。莫能注意於斯。觀光可謂善繼先志者矣。濂又聞安道既見楞伽。開卷未終。夙障冰解。從是有所悟入。觀光他日於一言之下。洞徹心源。其造詣未必出於安道之下也。觀光尙勗之哉。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誥命後

宋誥係尙書吏部出給。其詳著奏文被旨次第。而復列宰執之名者。慎之至也。考其所由。大概損益唐誥而爲之。然唐誥初用紙。至肅宗時始用絹。貞元以後。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院制勅綾。亦其遺制也。桐廬



魏公新之勅賜進士出身。故事循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注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誥也。公之曾孫潛再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誥下。至今洪武乙卯。殆歷一百四年。中更宋元之亡。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斯誥乃能獨存。非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歟。此與保曲阜之履者。蓋同一尊尙之意。故爲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予已列於墓上之文。茲不復云。

題馬華甫手帖後

右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處州吳府君諱某者也。公以寶慶二年王會龍榜下。擢第進士。六轉而差知處州。又四轉。自右曹郎官再出知處州。政成。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公瀕行。及遣此書。蓋府君以醫名。公家有病。府君時以藥劑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穉。恃君以爲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臺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圖改持庾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銅錢。且用鹽收楮幣。已而又稗提會子。以五析二十七界。會子五道。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鹽楮更令。民聽未孚之語。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爲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藹然。又豈淺丈夫之可企及哉。捧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諸孫從善。爲工部主事。與濂同朝。裝潢此卷。求題其後。因不辭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題王氏桃源圖後

在宋盛時。四明桃源王說先生。以學行名東南。今相去三百餘年矣。其諸孫敬止。繪所居之地爲圖。求大

夫士歌咏之。復徵予言之。古者賢子孫之於其先。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今敬止思之不可見。而寓諸圖畫。猶可也。而奚以人之咏歌語言爲哉。先生道德著當時。名稱聞於後世。固不待人之言。縱言者足以不朽。於先生亦無所益。而況不若先生者乎。敬止苟欲顯先生之名。則先生不待人之言而已傳矣。苟欲明其先之有人而爲身榮。余將有說焉。豪傑之士。不繫其先也。尙矣。在乎自力而爲善耳。古之爲賢相者。莫過於伊尹。傅說。而二子者。卒然起於畎畝之間。未聞其先有若其身者也。爲賢人者。莫過於顏閔。孟子。子。而其父祖若顏路之流。初未嘗如三子之賢。三子豈跂乎先人之末耀以成其名哉。自致之耳。苟待先人之名以成名。則士之無聞者衆矣。今敬止而欲繼乎先生。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斯可矣。奚以人之言爲哉。而言者復咕咕然辨桃源武陵之得失。不亦勞矣乎。敬止賢者也。於予言必有取焉。

題劉氏官誥後

宋誥大抵沿襲于唐。唐初以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以後始易爲綾。其制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所以異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夫。蓋大夫乃秦官。取掌議論之義。漢署太中大夫。歷代因之而不廢。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夫。若中奉之階。始置於大觀間。而古制則無之也。中奉六世孫剛。久從予游。持誥來求題。予見名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剛則能寶此於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故略據所見以告之。

題傅氏誥勅後

傅氏爲義烏名族。世居雲黃山下。自徐陵著善慧大士碑。已載縣之豪傑傅德宣之名。其來固已久矣。宋初。始自山下分爲青巖。蘆砦二支。皆以書詩爲業。而蘆砦初遷之祖名雄。雄生忠卿。忠卿生玘。玘生勝元。勝元生思某。思聰。思某生夔。夔生芷。思聰生時。中大。大中生奎。思聰嘗官迪功郎。以時中國學得解進士。特封脩職郎致仕。淳熙十一年五月所下誥是也。大中以奎饒州。得解進士。特補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八月所下誥是也。二公雖有長才。皆因慶典所推。始沾恩命。唯芷能擢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之台仙。居尉以終。芷之從曾孫藻。以芷徧通六經。而文詞蔚瞻。不能章著于世。乃搜芷殘誥。與其補充太學生時所給麗字號綾牒。聯爲一通。以繼脩職迪功二誥之後。示諸子。且屬某識之。某竊觀先師黃文獻公之所題識。深惜傅氏之先懷才而不試。謂藻妙齡秀發。委祉宜有所在。今藻歷官禁林。講學東朝。拜監察御史。出守武昌。則其光顯前人者多矣。公之先見。有若善龜。似無毫髮之差也。因不敢辭。本其世系而詳書之。卷內有儒人吳氏。誥尾吳氏。諸暨流子里人。大中之妻也。題識中所謂金昌年者。字壽翁。淳祐七年進士。有異政。其知慈溪也。嘗浚慈湖。溉田千頃。民至今尸祝之。歲月未久。鄉人反無有知其名字者。故附見焉。

題樓時和勅牒後

宋之制。羣臣有官勳者。其所受恩澤。可以及其子孫。又可推之於媼戚。其善善之長。抑盛矣哉。此乃義烏樓時和。以果州防禦使劉滌死事功。得補充將仕郎之牒。非特見當時制度。而先生之遺仁餘澤。猶可概見。後之觀者。寧能無所感乎。

題陳生宗譜後

氏族之學難言也久矣。陳本媯姓。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至周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其後子孫有奔齊者。遂以國爲氏。傳裔既久。乃至混淆。有本姓陳氏而更爲田氏王氏者。有本姓白氏高氏而冒爲陳氏者。此固失之。成安君陳餘。自大梁起兵。從劉項。陳嬰自東陽。以兵屬項梁二人。雖曰同時。本非父子。唐表卻以爲嬰生餘。尤爲無稽之甚。史家且爾。千有餘歲之後。爲孝子慈孫者。欲求譜系之真。其果何如乎。不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予學子陳生晟。自著譜圖記一篇。書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真有識之士哉。雖然。公侯之興。寧有定世。生知種學。續文有聞於多士。爵祿之來。將有不可禦者。使後世子孫。藉其遺耀。允有所攸賴。不亦美乎。生尙勗焉可也。

題馬氏譜圖後

同郡馬生銓。其先出於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北平五世孫大同。來爲婺之東陽縣令。咸通五年。遂卜居松山之下。縣令十世孫承節。郎喬嶽。宋崇寧五年。又自松山遷仁壽之兜鑿山。承節七世孫克復。嘗以武顯節制婺州。屯戍軍馬。兼中書省計議官。兼浙東降斷。斬使討寇事。計議四世孫。則銓也。銓以縣學弟子員。貢入成均。惓惓於講事。唯恐廢墜。間請予題其後。予覽隋唐藝文志載。郡國所上氏族書。凡數千卷。藏于官。所以然者。辨貴賤。別昏姻。謹本支也。自氏族之學弗講。士大夫家亦鮮有習之者。往往未歷數世。已藐然不識爲何人。可嘆也。今生能有志於此。晝夜弗忘。不亦忠厚之士哉。予特表而出之。以勵世之人。

使不忘其所自。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懷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書不必聖人合道者從。鑿鑿皆真實語。有益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蔣山之第九祖。真證實悟。爲人天師。故其德聲洋溢乎遠邇。雖其身已歿。而靈驗尤爲著顯。字畫本非其留意者。筆意圓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心者。或未能源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蔣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詠之久。如聞禪師警效之音。雖然。中師尙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右大慧和上泉公爲僧清立所作疏。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七十一歲時書。其凌厲橫逸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可見其髣髴。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羣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於家國者甚篤。縱有知其忠義者。而又不知其戲游翰墨。循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方。可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疏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學趙州公案爲言。無非欲大法以昭示人人。後來沈溺葩藻。而於道無補者。其尙以公爲鑒哉。清立字無欲。公嘗稱其堅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題湯處士墓銘後

予觀老友陶先生所撰湯處士墓銘。歎其制行淳厚。何其絕於人哉。竊求其故。處士之諸祖。嘗置義田以

瞻宗族積累深長。故其子孫多賢。此國天佑善人。理當報施者如是。抑亦家庭之間耳。濡目染之所致也。昔者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義田。及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遂其所願。儒先學士。每貽其事。且謂劉暉。簾判家無餘貲。能於初仕。亦置義田數百畝。實有難於二公者。嗚呼。暉亦食君之祿矣。今湯氏以布衣之家。初無祿賜之入。其於義事。乃能上與二公相抗。可不謂尤難哉。能爲其人之所難。故天之所報。亦出於尋常之表。宜其處士之賢。有足稱道也。湯氏之興。固將未艾。後世之顯。豈無范吳其人哉。予將望之。金華山中人宋濂。

題趙府君墓銘後

右虞文靖公所撰趙府君墓銘。府君之子永新使君。旣葬入石。復裝潢成卷。自題其末。使君之子彥方。經兵變之後。能藏棄而勿失。攜至青蘿山。請予識之。嗚呼。世所貴孝子慈孫者。以其表先德。保遺物而已。彥方父子。其有焉。濂雖不敏。不能不志墓誌之私也。

跋段氏墓誌銘後

右大司徒歐陽文公所造廬陵段君雲享墓碑。君之子德輔。德文。旣鑄石龍坑冢上。元季之亂。碑與亭俱燬。公之遺墨。幸得僅存。因重裝爲卷。請予識之。嗚呼。公之文在天地間。流傳當無窮。固不繫碑之有無。然而事變不可料。公自擢第以來。文稿百有餘冊。藏於瀏陽里弟者。亦燬于兵。其孫佑。唯收在燕所錄二十四卷。奔走四方。凡見公文。必躬寫而附入之。予嘗爲其作序以傳。惜乎德輔不及錄此文以遺之也。至於

段君之賢行。公已備書。予不敢勦說而瀆告焉。德輔兄弟能惓惓寶此而不忘。亦可謂不死其親者矣。

###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李烈婦墓文二通。余友揭君伯防王君子充之辭也。烈婦死十餘年。二君文其墓。今又十年。而二君無在者矣。人生不足恃。惟令名可以無窮。覽斯文者。可不深長思乎。

### 題邕禪師塔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予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爲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哉。元諸大老眞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予尙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流支也。迨至於唐寶義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兼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

然自菩提達摩東來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之者。淺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臣。閩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綸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卽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卽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脩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子不聞達觀頴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此經舊嘗刻板。姑蘇幻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于旂檀林。來徵余爲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太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重刻護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爲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尙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僕既散。誕勝真漓。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迫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入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卽離怖畏而就安穩。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取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絀繆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情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卽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

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噴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尙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塗。齟齬者。甃之。枯靴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榘。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榘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榘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頷下數髻。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謹誦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窗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樞要。聲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

十八代住持。故天關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庵。逮啓祖之。設利纍纍。然生矣。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略也。蓋公道契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譬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濂何敢復贊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勸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尙假濂文以傳之哉。子榷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白咸皈仰云。

### 跋紫泉頌後

天台葉君見泰同易濟奉璽書南諭交趾。道經貴州。州有紫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天下治則出焉。洪武元年十一月己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州守鄒天琦遂請葉君爲之頌。勒諸樂石。予官左史時。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予旣異之。今復見紫泉之出如是。豈非大明麗天四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信矣哉。

### 跋樽散生傳後

樽似椿。人呼爲山椿。或呼爲虎目桐。以其葉脫處有痕如之。故名。材極易大而不中器用。故又以散材稱之。同郡許君存禮。有長材而不輕於世用。托樽散生自號。雖其執德之謙。要亦有激云爾。然而白玉在璞。而中夜吐光若虹。雖欲自闕。終不可得。存禮今用薦者。教授于燕。將自此而升爲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建明堂。構清廟。爲棟爲梁。無所不宜。樽散云乎哉。樽散云乎哉。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爲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眞爲寄者。頗寓相諶之意。蓋徽乃河中倡婦。寫眞寄裴敬中。而元微之所爲作歌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諶。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從事化爲烏有先生。蓋亦猶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制置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爲國家保障。至於辭章。亦非人所易及。嘗咏柳花。撰水龍吟。寄子瞻。瞻嘆其妙絕。來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尙爲何如。所以善諶者。特出於相愛之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濂言爲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丁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全室翁出示徵題。因走筆識之。

跋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時。喻如虛空。庶幾無盡。濂以古篆寫其卷軸。

隨寫隨空。不見有跡。光明熾然。徧覆大千。是用持寄。穆菴禪師。禪師所具。禪師所言。禪師所履。與此般若。非同非別。同別兩真。現前見佛。

跋佛頂托鉢歌諸文後

穆庵禪師康公。耽樂法乘。見諸履踐。每念先佛。以乞食爲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尙恐留情。未法乃一切悖之。而唯嗜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鉢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未法乃中道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千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苦修行。獲遇堅牢比丘。相與激勵。卒趨覺門。而使彌樓健陀佛法再興。未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錄堅牢石室之偈。其一則咏之以己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概勉人捨妄入真。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爲慟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君讀斯卷。當有蹶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予亦望之。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右。上虞典史陶府君墓誌銘一通。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翥仲舉造。集賢大學士滕國公保定張璠公弁篆題。蓋府君之子江浙行樞密院管勾漢生之所請。其時則至正二十三年。漢生將南轅。復求嶺北行省左丞臨川危素太朴書。後一年。太朴還中朝。承旨翰林始爲作烏界道繕護寫就。會南北道絕。附海舶至江南。以歸漢生。又一年。漢生自江浙行省檢校官。陞行樞密院都事。贈府君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

密院都事。府君之妻趙氏亦贈宜人。漢生既奉命書祭告於墓下。復欲請仲舉補入誌中。而九京不可作矣。乃并仲舉舊撰宜人墳記。聯爲一卷。傳示子孫。使有所徵焉。府君初除大理路儒學教授。誌中書爲文學掾。用省文法也。漢生兄宗傳時爲江浙行省掾。未幾亦轉爲台之臨海尹。陶氏一門父兄弟。其不墜書詩之業。往往知自奮如此。宦牒之蟬聯。此蓋其權輿哉。

跋德禪師舡居詩後

右舡居詩十章。唯菴然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欲避世。多好舡中居。至大己酉。泊饑真。辛亥。泊吳江。延祐丙辰。泊南潯。故咏舡居者頗多。而廣錄中所載者。僅一二耳。今唯菴亦有斯咏。其殆有所本歟。然舡非水則不可行。水非舡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舡何處不可行。豈特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居。豈特舡哉。是將有不假迹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唯庵以爲何如。唯庵之詩。托物爲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予故推其祖孫相承之故。喜而爲之書。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具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是募刊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爲十二大士說本起因地。究其所脩。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去惑離愛。其故爲最盛。宜乎比丘拳拳樂此而不忘也。金華宋濂。互跪合

掌爲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菩提。更無煩惱者。真體遍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卽穢濁。雖不容纖塵。未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善泗者。捕影於水中。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元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卽無能證者。此爲上根人。談此無礙法。肇師大方便。勸人真正脩。脩之果何爲。孜孜在三觀。庶得祛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竟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跋廣薦佛會記後

余旣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尙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功。不欲固辭之。雖然。予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屬。恆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羣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爲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彊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格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爲謗議。沈酣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祖杲禪師嘗閱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跋日本僧汝霖文彙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爲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瞻。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趨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爲土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違矣。雖然。汝霖徧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爲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一惟二。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藤氏。嘗掌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鐘山。點校毗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爲之嘆曰。嗟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夫以匹夫之微。尙能感天象之變。況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外物不足以汨其真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恆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時。一心唯知有雨爾。而無絲毛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浦陽江上有僧曰祖登。禁雨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即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祖登之歿。鄉人至今尸祝之。有如大師者。長史寵以雄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木茹澗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尙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殮者。可愧哉。可愧哉。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旋之玉京宮記。以爲陳惟正。李漢黃公記。以爲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翠巖龔聖予。則又以爲宗室瓘。豈或別有所考耶。吳叡張天雨讀。爲喧爲囂者。非當以釋文鄰字爲是。愈希魯辨。叨作叩亦大佳。而釋文則又訛矣。蓋此碑雜出於鍾鼎篆籀諸文。其亦夏夏乎。難知哉。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翻。溺則音奴弔翻。釋文今借休爲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

考禮之冗未暇及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銑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鹹河淡等字人謂爲章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邪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邪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雙鯉軒銘

侍儀使唐希孟氏以雙鯉名其奉親之軒志養也養亦多物矣而獨取於鯉者何親所嗜是謂口體之養者也。能竭力於口體之養則養親之志可知矣。希孟以孝聞公卿間予故發其名軒之義而著爲古聲詩焉。其詞曰。

蘇有孝子善事于親。父不待養而母獨存。孝子曰噫。父母生我念父不見。雙淚潛墮。幸有母存。是瞻是依。一日不見。怒焉踟躇。戢戢者魚。亦旣多旨。母兮所嗜。唯河之鯉。聶之可膾。湘之可羹。朝綸夕罾。胡敢自寧。凡厥有魚。皆化爲鯉。以奉吾母。我憂始寫。豈望鯉多。多母之年。百齡猶短。中心則然。不知我者。謂養口體。

我鯉不烹。我情曷已。有華者軒。錫以嘉名。目恆見之。用著吾誠。太史作銘。惟子是勗。移孝以忠。永懷百福。

### 活水軒銘

吳府紀善張德麟氏。會稽山陰人。築居鑑湖之側。讀書鼓琴。樂周公孔子之道。見原泉之流不息。因取子朱子詩。以活水名其軒。請予造記。予謝曰。軒名包義甚博。索文者又接踵而至。俟還山中。卻爲之德麟曰。麟扈從藩王出入。行無定蹤。願遺之一言。不敢以多求爲也。予因曲徇其意。爲製銘曰。

泉出地上。昭厥源。東流弗息。日翕沄。譬猶嘉木下有根。修幹上撐枝葉。藩君子玩之道。則存。錙銖有間。體遂昏。潢汙行潦。勢吐吞。朝雖盈溢。不及曛。我銘我軒。辭則勤。行之不已。德乃純。

###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有序

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淨慈報恩禪寺住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聚銅二萬斤。鑄鉦鐘。懸之用物甚弘。皆比邱安靜善立化斂所致。夷簡請爲銘。與鐘相爲無極。銘曰。

南屏之山。中有梵宮。新作鉦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如佛住世。乘戒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所聞旣泯。始顯本真。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廓然正定。矧其神功。闔闢化衡。攝其陰趣。升爲陽明。聞聲而覺。覺我元性。我性本空。執覺亦病。今三大士。戈斯勝因。以考以擊。以警昏聩。天光發舒。化佛湧出。我鐘熾然。共宣妙法。

### 唐鑄旂檀神王銅像銘

狡狴作冠被于背。副以黃金神武鏡。匡衛正法億萬載。

大慈山虎跑泉銘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游茲山。樂其靈氣鬱盤。縛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白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趨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諡。南泉願。嚴頭蘊。雪峰存。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尙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嚴戒有道之士也。亟要濂觀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呪。久之泉鬻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定嚴遂來謁銘。銘曰。

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冷。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滂。潤于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能類象。來游來咨。如山答響。伐禮雖邈。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尙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擾擾征驂。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爲縑。願挹才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爲朽。而徵辭於韓莊節公。黃文憲公。二公旣爲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濂爲黃公弟子。復令說偈繼之。濂也何人。而敢犯是不臆哉。雖然不敢辭也。爲之偈曰。

鄞有開士。屢主名利。其所住處。邃館曲房。堅緻華好。開士顧之。獨名爲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雨風所侵。螻蟻所蠹。棟撓檐拔。今則覩飭。如上所云。以朽爲名。不亦厚誣。開士答言。屬世間相。無有弗壞。譬如春花。朝上稷冶。夕則零墜。何有真實。今之所居。雖號堅好。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楹桷壯麗。視如敝漏。丹雘絢爛。視如黝昧。超然此身。如託虛空。畢竟虛空。無有壞相。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等於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卽是幻。世卽爲夢。而況是室。終歸於空。若能於此。入正思惟。觀室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入真空。觀我問開士。善學佛者。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厭心。所謂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縱已朽。堅性終在。我本無堅。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況樂觀空。是爲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室。非有非無。其室永存。何緣能朽。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聞已。破顏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立即成妄。請返塵轅。毋戲論法。

清齋偈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旣豔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爲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牕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爲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冥寂於至道。見焚沈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水。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選香木。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爲自。煙火乃爲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幻有卽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煙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卽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卽圓融。悟理旣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敷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眞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徹無纖翳。特爲作證明。表此清淨法。

柳庵偈

本然淨上士。吳興人也。問道於淨慈同庵禪師。已而充侍司。陞主藏經之室。結廬茗谿上。環植垂柳。遂扁曰柳庵。因以自號黃鶴仙人。爲繪成圖。予謁同庵南屏山中。本然乃來。徵予說偈。偈曰。柳乃植物類。旣已強名柳。庵與柳異趣。曷以柳名庵。庵柳不相涉。況復號諸人。若使會于一。適越而首燕。

雖欲強相從。畢竟無合日。咄茲繪事假。非柳亦非庵。庵中亦非人。無一是真實。咸因軀翰力。幻出諸影像。盲者來捫摸。但見紙成軸。絕類梵志家。夢中而說夢。重重皆虛妄。誰爲能覺者。衆生強分別。見異不見同。世間諸品類。隨念各現前。諸佛善圓融。見同不見異。萬彙方芸芸。含攝盡歸一。非指可喻指。非馬可喻馬。難以目之觀。乃成心所障。有人斯有庵。有庵斯有柳。三者無二相。物我濟冥故。上士志心聽。我說柳庵偈。曰石雖點頭。未嘗談一字。

### 雲谷偈

雲出谷中境也。氣之所寓也。道陵師沙門也。其以雲谷自號。是寓乎寓者也。若以一眞法界言之。凡所寓者。皆妄也。況妄之又妄者乎。一旦心空法空。則諸妄皆眞矣。何雲谷之有哉。爲說偈以明之。偈曰。

白雲出空谷。此是山中境。上士以自號。是心隨境轉。我日本無雲。雲出亦非谷。終日徧太虛。不着於一處。我心能轉之一。一皆自在。此爲空谷義。上士當聽聞。聞聞了不聞。頭頭皆是道。苟着於一邊。但見谷中雲。初如一縷絲。漸成兜羅綿。敷布於四方。遂成澤物功。此是第二門。初非眞實義。勿謂老書生。妄意談般若。

###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門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莊嚴妙相。永嘉林一清。爲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參禮。用清淨毫畫。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翹其一足。坐彼

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鏡。駢立於左。善財童子乘蓮葉舟。合爪遙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杳漫。其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秩。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補陀洛迦山也。比邱似桂。乃乎中信公之上足也。耽嗜般若。如飲醍醐。以濂信嚮佛乘。持像請贊。濂觀一清運筆。皆有所表見。非徒爲虛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繫道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瞻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時證入。八萬四十塵勞門。悉皆降伏。則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爲無所助也。胡跪作禮而說贊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衆生苦。是則名爲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巖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澎湃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卽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寶相毫端現。翹足而坐衣褊襪。慈容顯顯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詢遵作禮。腳踏蓮花以爲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爲法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卵溼化皆含攝。以至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以爲毫。舒卷六合以爲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皆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劫罪悉消除。不許役從外求。一彈指頃皆究竟。

童貞觀音像贊

清江鎮  
曾重刻



金華何厲德輝。獲陽翟吳道玄所畫。童貞觀音像。乃五臺山碑本。以蓮葉爲衲蓋。而十蓮華圍遶之。用表本迹十妙不二門。覽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指筆遒勁。真殊勝之事也。德輝將重刻。真于智者壽聖禪寺。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爲作贊曰。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法。不坐七寶牀。唯藉蓮花葉。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著。華身與佛身。畢竟同一體。如來所說法。取喻此最切。本迹十妙門。不見有二相。若從有眼觀。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精不忘故。或逢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卻成見。功德難思議。佛身徧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 魚籃觀音像贊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子。挈籃粥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身豈堪配衆夫邪。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唯馬氏子能。女令具禮成昏。入門。女卽死。死卽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啓窺觀之。唯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以化汝耳。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者。烏傷劉某。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燈。月且十五日展而謁焉。請予序其事。序以繫之。贊曰。惟我大士。慈憫衆生。耽著五欲。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姝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刹那間。遽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豔襲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諸色。本屬空假。衆生愚癡。謂假爲真。類蛾赴燈。飛逐弗已。不至隕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熾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靈。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照了。

凡皈依者得大饒益。願卽同歸。薩婆若海。

吳道玄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頓超塵沙界。吳生縱善畫。徒能具凡體。我假六神通。欲寫光明藏。須彌以爲筆。太虛以爲紙。經歷無量劫。但成一隻眼。此眼若開時。十方俱照了。一塵一沙中。有皆觀自在。

金剛經靈異贊

杭州周縉。頗知書。聚二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經甚謹。童子閔生。胸翻佛前燈。油染於經。杭之民俗。凡經像弊汗。輒投濤江。縉因束以紅縞。做其俗行之。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三年癸卯。經忽還於舊所。半爲潮沙所裹。而紅縞如故。縉驚喜。與吳門僧險拂去沙塵。其粘綴者。逐番分析之。徧請叢林。開士題識。左方。後八十一年。當國朝洪武庚申。經入沙門宥悌之手。復重加裝褱。卽南屏山中。請濂說贊。贊曰。至誠動物。靡間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鍼。況乎契經。世雄所說。至心受持。昭答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經有染汗。投諸江湖。閱三春秋。忽返元所。經實紙成。難同鐵石。非金剛力。焉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佛語所在。百神阿衛。無能捐者。然而此經。觚輪所假。雖載佛言。靈從何起。世之法藏。所模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萬法。實本一心。由心誠故。而經應之。心靈經靈。理無疑者。是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一具足。不假外求。有能精進。入在上乘。證妙覺位。亦無留難。今因贊經。推而達之。欲作佛者。此心卽是。善思念之。慎毋退轉。

高峯妙禪師像贊

目光凝定。燦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惟觀世音。誓救羣迷。現不實相。變滅斯須。破凡夫執。返乎物初。一真所攝。萬境自如。惟靈照女。入不思議。以般若種。得方便智。聚首而談。無非實際。至今靈光照乎天地。

達摩大師贊

括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祖圓覺大師真像。威德如生。觀者聳然起敬。翰林學士承旨宋濂爲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圓真。闢六宗之異戶。歸甘露之一門。操智慧刀。斬纏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清淨之本根。重冥穩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勤。流支屢毒。而甘之如蜜。葱嶺游行。而歿兮若存。精明焜煌乎日月。氣宇函蓋乎乾坤。此所以一花五葉之記。徧周沙界。而大法彌尊也邪。

十八大阿羅漢贊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求予贊。予謂應真何待贊。有贊則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爲說偈。其詞曰。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聘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龍。乘蘆履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最可怖愕。噓氣成塔。諸狡獪事。不一而足。我問應真。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

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諸應真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心。如良畫師。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濡毫間。無所不有。雖駭人目。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輾轉成妄。觀此卷者。願空諸心。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搗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詔陞京利。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軼。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蒲庵禪師畫像贊

蒲庵禪師。豫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爲至。走雙徑。謁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鶻落兔走。不問一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脩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左丞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闔遼窻。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爲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舉行。瓶錫翩翩來萃。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

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菴示恩親也。自時厥後。鄞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爲戍軍營。子女蘊雜。其褻穢尤甚。師言於帥。闢移其屯。斥羣奴。汎掃。建治其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適有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泊建大會鍾山。師奉勅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脩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爲不及。其推師者。李諱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爲住持。假文辭爲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張公翥。見諸觚翰間者。獎予爲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錙嘗畫師像。求予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辭者。將以厲夫人人也。辭曰。

大法如如。流于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據蓮花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聾。聾極而聰。至聞蟻戰。祇爲圓虛。物無不見。旣入悟關。可廢學功。妄滅方眞。慧極則通。乃卽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卻見海濱。有典必行。無墜弗舉。鐘魚互答。笠屨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爲淨。載揚清芬。有峯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華遠揚。達于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饌禁中。恩遇優渥。四衆傾仰。秋空孤鷲。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春颺揚。鬼神晝馳。人爭傳寶。如襲芳茵。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克。如師幾人。闍室非燈。曷昭羣昏。學徒歆豔。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母住于相。

約之禪師畫像贊

龐蔚之姿宏辨之才一柄三十年膏不沾席談玄八萬偈舌若驚雷崖樹重榮兆法門之復振塔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炯炯乎眼光閃閃沈沈乎氣宇弘恢瀟灑乎九江風動澄澄乎玉几天開蓋真超於實際斯不遠於纖埃彼自安於部婁曾莫陟其崔嵬倘於斯而觀感庶立懦而興頹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上既入滅真得法弟子大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來求予贊贊曰樹般若幡有舌如露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花臨風自笑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眼光閃爍如秋隼之橫寥廓也威鋒峭崿猶於菟之居踞叢薄也文彩彰灼藻火施而江漢濯也正令揮霍春雷霆而撒霰雹也巖然而若有着也悠然而無所泊也沈然而不可度也沈然而堪任其託也是無忝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然而頓覺者也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禪師諱延壽之冲玄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大弘法眼正宗華夷尊慕座下弟子至二千人淨慈禪寺藏其遺像雖多歷年所儼若生存會濂過錢塘其住持同庵簡公以像求贊濂因造之而請同庵繕書其上贊曰

我聞智覺大道師進修精明無與等誦經羣羊來跪聽習定鳥巢衣禪中一旦撥開光明窺際天蟠地悉

開朗如揭日月照羣迷。無有撻植索塗者。諸法盡從緣生滅。此實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庶幾不爲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爲最。何翅藥王誓命丹。四性寂然本不生。三知廣喻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煦嫗護持不少忘。性相三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法輪。更相質難辨異同。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者。道塗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東。及其至處見不別。呼爲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道高非特被真丹。海外之邦尤企豔。金絲伽黎及澡瓶。遣使來施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般若松贊有序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濤江而來。憩止烏傷伏龍山。山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遂化瓦礫之區爲伽藍。松亦寔長。析爲二幹。詰曲糾蟠。如虬龍夭矯。勢欲飛動。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物。其有知興衰死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一年。爲國朝洪武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大師之上首良杞。請吳興林君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命名。濂因稽大師之言。以般若號之。且爲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真乘。觀爾榮悴。以占廢興。有聲四達。播德維馨。爲法來者。霧滄雲蒸。樓閣頓現。儼如化城。松亦有知。森勁摩冥。天矯欲奮。虬龍騫騰。孰謂卉木。本乎無情。有威斯應。豈出乎誠。惟誠之至。通神致靈。謁爾龍象。慎毋敢擾。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成聲。恍如演法。誨言初聆。

太史作贊。勒於岩。扁百世之下。庶幾可徵。

重刻金剛般若經序贊

三界大師所說般若。蓋非一種。而金剛般若。尤爲明心之要。金剛般若。多至五千餘言。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言。又爲一經之要。九言之中。而菩提二字。復盡攝其義。蓋菩提者。覺也。佛則能覺。衆生則迷也。此經拳拳勸誘。欲衆生去迷而就覺。爾比丘弘暢。孳孳向道。其心堅如鐵石。近獲吳興趙魏公孟頫所書是經刻本。以閩中未之見也。特歸重刻之。乃來求贊。以廣流通。贊曰。

金剛大願海。普覺於一切。衆生正昏迷。夜行大澤中。冥冥無所覩。了不辨南北。坑穿在左右。虵虺復橫縱。軀命不自保。喪壞在俄頃。忽遇紅日輪。赫然出東方。萬象都照了。細可分毫毛。四維及上下。無往不洞達。是經之化導。功德亦如是。比丘最善巧。嗜道如嗜利。鏤刻行閩粵。見者起信心。經如大火聚。威燄照天赤。衆生妄想心。見之作灰燼。經如四大海。中具萬舟楫。衆生沈溺者。濟之升彼岸。經如香積廚。珍膳咸充足。衆生饑虛者。聞香悉飽滿。推類而言之。更僕莫能盡。佛法難度量。贊歎輒成妄。返觀自性中。各有金剛王。與佛本一同。慎無輕棄者。

寫經爲像及血書心經贊

無授上士。請能細書者。寫經成觀音大士像。復出指端血。書心經於像後。來請余贊。贊曰。法門之相。有總有別。真身爲佛。佛說爲經。經屬於法。佛乃屬人。人法二相。了不相卽。今因寫經。以成佛身。縱橫曲折。無非



經者小如沙塵中含法界可喻總相復刺鮮丹重書契經願力所致如黃金色大雖徑寸視等針鋒可喻別相總別雖異其理則一由是觀之佛法廣大無所不攝卽別卽總非別非總上士於此忽然證得展卷之間不見有經經且不有而況於佛乃知妙用在吾一心與經與佛三無差別善思念之我說非妄

### 祭古帝王陵墓文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爲樞翳祭祀之禮遂致廢而弗講朕旣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尙享

### 史處士墓版文

四明有宋宰相家史氏世居鄞縣六世祖詔政和中舉八行不就詔生師仲父子俱贈太師追封越國公師仲生活以舊學相孝宗官至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同魏國公追封越王諡忠定越王生彌遠相寧宗理宗官至太師保寧軍昭信軍節度使封會稽郡王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衛王生字之官至正奉大夫觀文殿學士封奉化郡公郡公生熹卿入元不仕熹卿生處士諱佾孫字列父潔白如玉顙輔秀整風神皎如也賓客至輒岸幘笑咏終日或出壺觴共酌獻酬疊舉意度嫺雅如畫及酒酣耳熱稽史談經雜以前朝典故蟬聯弗絕聞者曰此故王孫也宜其博習文藝度越恆人哉由是遠邇賢大夫無不與處士游而袁文清公器之尤深竟以女妻之元故事宋宰臣之孫多因門第補官者或憐處士才高勸投牒

自進處士嘆曰。吾家三世相宋。開國嗣王。入居臺寺。爲九卿。爲法從者。不翅二十輩。出膺郡二千石。縣大夫之寄。復簪組星列。可謂極盛也已。盈虛損益。天之道也。貴與富豈專萃吾一門耶。國之守龜。尙或不入於吾家。何有。自是益韜光斂彩。繫情名山水間。或采芝巖阿。或藝間川澨。世上升沈事。若無聞知。晚年貧尤甚。飲水著書。超然能忘其憂。君子謂處士類知道者。初。處士早喪親。弟與妹絕幼。處士育之使成。傾貲爲昏媾之費。儀物充衍。人以爲不失文獻之舊。歲時奉祭事甚謹。鹽薦陟降。儼若祖考昭格于上。竣事而燕宗黨。子姓咸集。處士備舉累世德業懇懇言。情辭悃悃無華。聽之者興起。生平宅心樂易。喜怒不形於色。卑抑謙退如儒夫。然識與不識。皆稱爲善人。君子云。洪武八年秋九月十七日。處士以疾卒。壽七十八。九年某月日。葬縣之陽堂鄉金壘先墓兆次。妻卽袁氏。先四十六年卒。子二人。公敬公襲。公襲爲弟佑孫。後女一人。歸余思永。公敬之子六人。欽祖。靖祖。端祖。暉祖。暉祖。明祖。欽祖。暉祖。蚤世。女一人。歸樓守誠。公襲之子四人。定祖。獻祖。文祖。復祖。文祖。天女一人。歸張守義。曾孫男三人。必寧。必玄。必和。處士卒後之三年。定祖蒙恩。特除中書舍人。與子子璉爲同官。乃持國子錄。張欽所撰事行。介璉求予爲之銘。嗚呼。伐閱之家。非世其錄爲艱。而世其德爲艱。使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恃天道。雖紆朱拖紫。上繼祖父。論者不以爲貴。苟恪守儀則。縱沒身於韋布間。孰謂其非賢哉。若處士者。有足尙已。嗚呼。八行君隱約布衣。而啓三相國之盛。處士之德。將無忝於君者也。公侯必復其始。當於其後人徵之。銘曰。

浙河之東。史稱名門。三世宰輔。榮光燉燉。爲其後者。非賢孰繼。伊處士君。執謙蹈義。人爵或來。實命之由。

天爵之貴。敢不自修。我言既飭。我行又方。誰云荷衣。不比繡裳。有虛有盈。天之恆道。安分而行。樂善爲寶。既享上壽。復多子孫。濟濟彬彬。必復其原。金墓之里。陽堂之鄉。有墳八尺。王孫之藏。

建寧黃母夫人陳氏墓版文

子門弟子黃仁誼前泣曰。仁也。生九歲而失母。晝夜呱呱以啼。惟我大母夫人是賴。鞠我迪我。式克至於今日。忝被官使。竊祿于朝。未知所以圖報。而大母棄捐館舍。叩地號天。無所逮及。幸稱淑德。勒石墓門。猶或可爲之。已請晉府左相陶公凱。評隲羣行。列爲事狀一通。願先生賜之銘。死且不朽矣。按狀。夫人諱善。足姓陳氏。建寧西甌人。幼喪母馮氏。焜然能自植立。不與同類遊。教父某心奇之。有問名者。多弗答。同縣黃氏世衡知其賢。聘爲其子義夫妻。未及笄。輒來歸。上承尊章。下恤媪靡。不達其情曲。三族咸驢稱曰。黃氏有婦矣。生四男子。二女子。義夫以疾終。夫人哀慟欲從死。不可得。諸孤恆焚。無依。蓋藏漸盡。朝齋暮鹽。至不能時給。夫人深憂之。雞初鳴。秉燭起。御紡碑。伊軋之聲。達旦不絕。如是者餘五齡。誓以冰雪自守。至於終身。外伯父馮翁。恐其中饋無策。生羣雛。力諭之曰。爾勞動逾節。尚不濟。旦暮急。苟緣是致疾。譬猶鵲巢實地。母子無完理。奈何使黃公爲餒鬼乎。夫人泣不對。翁重言之。聲色俱厲。夫人不獲已。再適義夫。同姓寒潭君。君無子。頗饒於貲。乃聘經師以教夫人之子。夫人亦時警斥之曰。汝衣冠冑也。汝父望振其門。惟寐忘之。今不力。異日何面目相見九泉乎。凡一動靜。一云爲。皆痛約之以禮。稍有違忤。面發赤如赭。諸子惴惴不敢前。或遇節序。相率詣先祠奠謁畢。出坐中堂。子孫以次奉觴爲壽。雖不解飲。亦必使

沾醉盡歡而止。夫人長身而羸，面恆作赭玉色。春秋雖高，康疆無疾。見子普保，以易經試藝，銓曹中選，擢合州石照丞。石照以民稀，并入州。改忠之，鄴都丞。階將仕郎。孫仁亦通周易，領福建行省第四名文解。上南宮未試，除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今陞靖江王府奉祠正。夫人時移書戒厲曰：爾等既食君祿，當夙夜靡懈，以效精忠，慎勿以貪墨敗，非惟喪身，實貽先人羞。夫人年八十四，不幸以洪武九年正月六日卒。其年某月日葬于金籠山之原，禮也。所謂四男子曰同壽，曰乘嘉，皆夭。曰如滿，曰普保，二女子一適范員一天，四孫男曰仁，曰義，曰貴，曰炯，二孫女未行。予聞女婦爲陰類，往往多柔順，少剛明。事或因循姑息，苟有人焉，能嚴以馭衆，如奇丈夫，則其家蕃盛無疑。如夫人者是已。予祖母金夫人，最號有家法。先侍郎朝夕侍左右，不敢失聲噓咳，唯恐弗其意。且督予兄弟之學，尤急。每夜懸燈呼次第來前，取做書以驗勤惰。事頗與夫人類。宰木已拱，而懸緯之碑，未有刻文。而仁於新喪之際，乃能汲汲以圖不朽，得非賢耶。仁爲賢，則予有愧多矣。銘曰。

家之盛衰繫於婦。柔暗剛明隨所取。彼美夫人，賚獨阜已。以委禽奉箕箒，竭力秉誠事姑舅。中外稱賢，出口威風高翔日。將久，獨遺孤凰在林藪。衆雛嗷嗷弱如柳，鞠之育之比瓊玖。遺胤不絕，吾敢負。凜若嚴師加善誘，業就材成獻明后。繡襖朱衣佩懸綬，龍光馳贈恩當厚。丘隧尊榮名弗朽，予言若誣有如酒。

元故祕書著作郎芳洲先生蕭府君阡表

先生諱雷龍，字作霖，姓蕭氏。蕭爲江右著姓，系出唐宰相復。復長子儉，家長沙。六傳至居生，遭馬氏亂，與

三兄弟始來廬陵。娶吉水文昌鄉虎溪劉氏。復遷焉。其季子琛。生勝。勝四傳至大理。誦事文叔。以貨雄于鄉。娶宋宗室女趙氏。祐陵賜以一官。大理生應通。應通生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滋生大德。先生之父也。先生童卯時。輒嗜學。弗厭。夜漏下二十刻。其母王夫人往偵之。見危坐曲房。方張燭觀書。未寢也。比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奇氣兀肆。遇事輒奮發凌厲。不可挫折。及元平江南。束書遊燕都。諸公貴人。見其魁梧穎異。執禮雍容。不迫。固已奇之。及觀其辯析古今。陳義甚高。操觚爲詞章。頃刻千言。有長江萬里之勢。無不聳敬。近臣聞之。有言於世祖者。卽遣使者召見。奏對稱旨。翼日復條崇學校。進賢才。薄賦歛。均徭役。禁驅奴。革和買六事。以聞。有旨賜白金孟下。其事中書議行之。仍勅就邸舍。以俟後命。大臣有弗便己者。沮之不報。先生翩然西游關陝。時國子祭酒蕭貞敏公。負一時才望。於人物極慎。推與先生。謁之於京兆。卽倒屣出迎。留連不少置。且曰。如君氣岸文采。自當爲南士之冠。由是四方名士大夫。逢其至。皆爲之傾動。先生與之登高弔古。悲歌慷慨。呼大白。望天而飲。浩然有尙友千載豪傑之意。宗藩安西王聞而奇之。欲辟爲府屬。辭不就。杖策南還。至大初。有薦爲衛喂院大使者。不拜。或曰。君命也。復至燕都。至則改祕書監著作郎矣。未幾。馬忽蹶于門。意以爲不祥。卽日投牒謝去。趙魏公孟頫苦留不得。迺序而送之。其後同列皆坐廢。人服其先識。久之。親友有勸其游出者。先生嘆曰。吾周游南北數千萬里。裘馬儻從。豪宗戚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探囊中物爾。柰何事會之來。輒齟齬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絕意於仕進。初。先生家多貲。至宋季而貧。乃折節治貨區。不數年間。竟倍加於昔。然積而能散。人有緩急。不

問識不識。苟請焉。千金可立捐。天雨雪。族里有弗炊者。載薪粲。巡戶周之。遠邇賓客。聞其豪邁善施。填咽弗之絕。皆足取欲而去。先生事親能盡孝。調御甘旨。必躬爲之。俟親嘗而後去。朝夕問衣煖寒。而進退之。諸弟有涼落不振者。三皆分財析產以爲養。致有雙竹並根之祥。族子性敏。厄於貧。弗克進學。招與諸孫爲師友。後爲名儒。積世藏書頗多。鄉之先達。若忠簡胡公。文節楊公。文忠周公之屬。凡十餘人。其所著書共數百卷。恐其廢棄不傳。構竹林精舍。發舊藏。共皮之所居。溪山秀蔚。高閣崇榭。連岡跨陌。叢錯如畫。先生被古冠服。徜徉其中。觀者謂爲有道仙翁。晚年構堂西偏。扁爲芳洲。魏國李文忠公孟嘗爲之記。因自號爲芳洲云。先生生於宋寶祐戊午十一月某日。歿於元泰定丁卯十月某日。享壽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宋氏。子男子二。長來復。由伴讀成均。授順州儒學正。次來有。用薦者授某州路儒學錄。皆先卒。孫男四人。孟權。孟武。孟福。洵。鄉先生劉公嶽申高第弟子。博通羣經。以善古文辭名世。入我皇朝。應詔而起。擢爲虞部主事。階從事郎。孟權等以某月日葬先生于州之蘆村之原。葬後四十年。洵痛念先生歿時六歲。今五十餘矣。深懼羣行泯泯。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每一思之。淚落不自禁。乃請同郡奉議大夫兵部職方郎中劉崧狀。乞予爲之銘。予惟成周封建之時。統尊於天王。化宣於五等之國。上下相維。欲以奠安。元士抱致用之器。咸思有以行其道。之魯不遇則之齊。之齊又弗遇則之秦。之晉之楚。必期有所合焉。自古制廢而爲郡縣。萃天下羣才。悉掌於銓曹。縱有邁往之資。俯首抑志出於其間。雖獲乎上而下或沮之。亦不能以自達。槁項黃馘。歿于蒿藜之下。比比有之。如先生者。蓋誠可悲也。雖然。是有命焉。不足爲

先生憾予竊觀貴胄名閥其勢燄薰灼炙手可羹身死肉未寒已無有道其名者今先生物故將踰四紀其哲孫方撫行焯能圖傳於不朽由是觀之士君子自立不繫於窮達尙矣苟不有繫於窮達則聞先生之風者蹶然興起確然期蹈夫道是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入而不自得也是宜表見於世而繫之以銘銘曰

天挺俊英拔類超倫一吐一吞有氣綱縕發爲文辭萬馬四馳揚塵繽紛道絕走飛束書游燕見者改顏風雷翻翻忽生舌間流聲遠聞達于帝聰召至法宮灑血據忠臣雖布衣頗知政幾再拜稽首隤于龍捍帝曰俞哉爾誠爾輸爰勅中書亟行弗徐憲彼狂悖亞帝有聞白日雖白障之浮雲公卽翩然迺西其轅迺涉大河迺入秦關奇氣莫磨陟彼巍峩白眼望天呼酒放歌陳跡漫漫風高木寒昔人何在慨其增歎誰其起之東觀委蛇公謂止斯我數之奇我家之豐今胡淪荒折節事之其貲日穰有積必施叶孰顛孰隋我或遭之視金如泥有芳者洲中孕杜蘅寄情適物欲寧其榮斂藏豪華敷爲天葩飲水著書樂無津涯觀化旣融以就窆封以紀始終以鎮幽宮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括之松陽有行義之士曰周君休休而有容循循而雅飭自其髫髻嚴父棄捐君輒能自勵于學搢臚乎經奮優柔乎藝苑伯仲之間交相摩切積功旣久繕性禔身之間以莊以敬弗敢自釋上下化之春風盈於戶庭棠棣歌於州里薦紳之家罔不歆豔焉君不以爲功而澤物自見當歲儉忙隸無以食庭瘠將踣

君曰是不可不振也。度力而給其粟。旱澇頻仍。及厲鬼爲苗害。沴氣糾蟠十室而九。君曰是不可不禳也。亟斬牲以禱于神。俗尙氣而善鬪。錐刀之末。奮襁而疾詬。流連縣庭。每爲吏所魚肉。君曰是不可不正也。有赴愬者。力爲辨曲直。訟爲衰止。屬元季兵亂。郡國釋騷。石抹將軍帥師來鎮括。凡武勇文學之士。悉以禮聘而詢其謀猷。聞君賢。延而與語。悅之。辟爲千夫長。將軍廓清羣慙。君與有功焉。未幾。乃引退。都布寬衣。放情邱壑間。當風疏日鮮。與一二逢掖。從容觴咏。日莫忘返。年甫五十八。不幸以洪武庚戌九月某日卒家。明年辛亥二月某日。葬麗水縣懿德鄉徐北里之原。禮也。君諱紹祖。字光遠。其先家春陵。高祖尤文始來遷。曾祖梓。宋鄉貢進士。祖留道。從元兵討臨漳叛寇有功。擢管軍千戶。父鑑。母某氏。君配室則王氏也。前五年終。翰林侍講學士危公銘其墓。生丈夫子二。曰華。曰蓮。孫男五。曰文章。曰文煥。曰文炫。曰文輝。君歿後四年。二子奉縣文學洪文震狀來請墓上之文。以期不死於親。余聞墓之以有文。古也。殷比干之銅鞮。漢梓潼之甄誌。皆是也。後世易之以石。且植表於隧矣。人子不死其親者。將如是乎。在。余惡能辭。有若君之行。義脩於身。儀於家庭。惠澤被於州里。所以登善導民者。誠有裨於王化。君子不謂其進可乎。嗚呼。麟之振振。既淑且仁。卒以美夫身。綏綏者罷。日肆其威。監人之髓。而剝人之頤。其相去亦不遠而嗚呼。有崔者岡。林樾鬱蒼。惟君之所藏。千載之下。幸毋壞傷。是爲表。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泰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傳裔至名鐔。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淬德。



砥行張甚及其歿也。其子崧既請李祁先生勒銘玄堂。復慮遺善弗暴顯于世。徵濂文表諸隧。府君器局方凝。幼與黃兒游泳。挺挺如野鶴在鷄羣。讓弗敢與。齒長隸進士業。一再不勝。輒罷去。攻六藝。學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儼若上交神明。正襟危坐。從明迄曠。不少愆厥度。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及見義事。輒奮迅并躍。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卹。厥父病瘵五年。晝夜不離床下。調火煉良劑。以進。久不就衾枕。至蟻蝨在中禫間。族屬瑩域爲勢家所攘。俗狃堪輿家書。謂地氣能賤貴。人多發故塚。以瘞新魄。府君彈指曰。歿者或有知。肯瞑目九泉下乎。卽鉤索訟復之。歲甲午。厲鬼爲人痾。宗姓有一門垂絕。尙遺三孽孤家。遂陵夷閭師利之。輒誘以爲奴。府君抱之長慟。亟走白縣大夫曰。鐔之族嘗列爵王朝矣。今嗣人多故。無閭廬以蔽雨風。無羞服以適口體。棲棲焉。遑遑焉。服爲人奴。鐔久病焉。夫威以戢暴。政以範俗。惠以懷惇。惟我二三大夫是賴。矧嘗聞之。戢暴。義也。範俗。禮也。懷惇。仁也。三者具舉。爲邦之道也。爲民上者。其忍廢諸。吾儕眈隸。苟不徵靈於二三大夫。如無羽翮。欲飛青冥。無乃不可乎。言畢。涕與淚俱。縣大夫惻然動於中。逮閭師問狀。勒歸府君。府君食飲之。而爲結其昏姻。宗譜將墜軼。疎親無辨。府君重輯之。先代誥命遺文之屬。單牘片削。皆臚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襲藏不翅拱壁。出入恆挾以自隨。文獻粲然有可徵者。府君客授章貢鍾氏。夜漏下二十刻。鍾之廬舍災。烈風驅火。趨之若驚蛇。鍾猶弗之寤。府君弗念私憂之焚。擊門大呼而出之。甫出。煙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者。劉先生也。府君馭家有政。內外肅若。喪祭二者。悉據禮經。不用浮屠法。人多化之。一旦嬰疾。人請斬牲以享鬼神。府君笑曰。吾幸無愧。

德鬼能加害我乎。力魔使去疾尋愈。其爲人知本有識類如此。狀所不列者。或可例知也。然推府君世系。本出自長沙。遷金陵。唐天成間。復徙廬陵之泰和。以儒與仕籍者踰三十人。曾祖震。精於詞賦。宋季待補國子。未及官而卒。祖鏐。能繼待補君業。較藝州庠。名占前列。父文度。在元初以文鳴。受之元文敏公。薦爲興國縣學師。江西提舉司爲給付身。當時以爲異數。母郭氏。府君娶蕭氏。繼郭氏。蕭生丈夫子三。麓。榮。堃。皆明一經。楚。至正丙申鄉貢進士。今改名崧。仕爲職方郎中。孫男四。鼎。解。舉。平原。鼎與解已卒。女五。某某。其婿也。餘在室。府君得壽五十八。以至正壬辰閏三月十九日卒。初權厝。故廬園中。次改楓樹林。次藏仙槎鄉姆坑之雙山。某年月日也。所著書有中鵠。汲清二集。合若干卷。云濂聞之。先王盛世。宗法建而本支著。氏族嚴而孝敬興。大分宜昭。上覆下承。迨及後世。人僞沸騰。而圖譜有局。卽令史有職。救弊微權。猶於是乎可徵。今不復見之矣。秦越肥瘠之歎。徒有形。君子之哀矜有美。府君行粹學精。念一氣之攸分。實同出於天經。誓疆圉以歸墓兆。急赴愬以拔孤惻。凡家牒之蒐輯。遺編之分纂。奚翅寶結綠。而愛青萍。蓋文獻之宗。簪紱相仍。故濟德流祉。不待教而邁成。是宜壤樹內列。辭章外旌。庶幾垂後賢之憲。則昭千古之休聲也哉。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高氏出自姜姓。氏族書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其孫僕爲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僕以王父字爲氏。考之春秋傳。高僕乃天子命卿。其得氏在桓公前。非有合諸侯之功而後得氏也。僕

之前已有高渠彌。高克爲鄭大夫。則齊之高氏。其先已仕鄭。亦非待僎而賜氏也。氏族之學久廢。其書要不足深信。所可信者。但知高氏出於齊而已。其後裔滋蕃。分布京兆河南華陰者爲最多。而棗州之有高氏。又自河南分也。當金源之季。有諱溫者。善騎射。膂力絕人。元兵攻棗州。溫集民爲軍。搗退之。以功授漢軍謀克。佩銀印。已而帥師勦王。遂入宿衛。從完顏。遷與元兵接戰。累授山東經略副使。金亡。溫仰天哭曰。國亡矣。我何生爲。將自剄。左右奪其刃。且勸之曰。爾死無益於國。徒傷二親心。君親一也。曷若存餘息以奉菽水乎。君收淚謝之。間關歸鄉里。取戎器銷毀。躬耕隴上。噤口不談兵。亦不交通賓客。惟日以悅親爲務。時方內附濟南。頑民有乘隙倡亂者。以都統召溫。溫力卻之。然語及金朝事。輒涕下。不自禁。娶姚氏。生男子六。冢子玉。沈毅有父風。初溫以老將家居。東諸侯多忌之。會攻宋。籍山東良家子爲軍。玉度不能免。因自薦從大將察罕那演。取淮泗漣海四州。所向克捷。諸王也古壯其勇。賜以佩刀弓矢。遂從察罕入宋。都定閩越。戰數有功。授行軍鎮撫都彈壓。凱旋論賞。眞授十字翼管軍鎮撫。仍佩銀符。戍通州。玉受命慨然曰。吾生長兵間。出萬死一生。以幸有今日。天下平矣。安能終日齷齪。從健兒輩游乎。遂以兵屬部曲張某。領之。未幾。十字翼改戍平江。玉因引疾歸。山東力田以奉親。如溫之爲。或強起之。取世襲爲子孫計。輒笑而不答。娶岳氏。生子曰珪。字君章。以力本尙義稱。其於榮利。淡然無所好。族人負官中錢至數百緡。計不知所出。珪傾貲代償。或貧無衣。及饑餓不能出戶者。多周之。汲汲若不足。有所貸者。不收其子錢。且戒子孫學耕稼。勿爲吏胥。其有惡德者。不共兆域而藏。家教峻整。清風凜然也。娶韓氏。生男子三。次子憲。字

伯舉讀書頗通大義。輒棄去。遇駿馬。不問直之高下。必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中正鵠不失毫髮。有將家子之風。事母能孝。食飲必親嘗。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元統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竄買樵。瘞之。其未死者。作淖糜給之。嘗以泉布貸人。人久不能償。取其約劑焚去。漫若不復省。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竄之才行。命隨石抹將軍捕寇海上。竄屢建奇策。將軍不能聽。已而盜不可制。方悔不用其言。竄寡言笑。與人交。不爲翕翕。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厭之。嘗教其子云。我家近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知書。禮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曹益務爲善。毋貽祖考羞。使它人稱汝爲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享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爲名言。娶吳氏。生二子。裕。桂榮。生甫一月而母亡。懷孟馬氏來繼其室。爲出裝奩。求保母乳之。其視裕尤篤。不翅若己所生。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費。謂之封樁錢。歲久困不支。馬氏勸竄曰。君雖在戍家。旣相立矣。又何以仰此爲。一族咸稱爲仁人。至正壬辰秋。竄移戍當塗。桂榮勇冠一軍。後三年。戰死金陵。馬痛之。亦成疾卒。先是諸妣姚岳韓三氏。皆以孝事舅姑。見稱。而馬事繼母尤加。撫弟妹至成人。三十餘始嫁。生一子暉。日夜迪以書詩。至質衣以爲束脩。暉乃以學名。逮今六合載清。大明御歷。遂入侍青坊。久之。擢國子助教。移磨勘司令。陞太子贊善大夫。轉刑曹郎中。遂爲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累階中奉大夫云。惟高氏三世。大抵皆在棗州樓博務南。其原曰高家庄。唯竄死於亂離。權厝建業西門之外郊。叢塚纍纍。莫能辯其真。其卒時則歲丙申四月某日。壽五十六。馬之卒。頗先於竄。實二月十九日。壽五十又三。兵燹之餘。又用浮屠法。付之水火。暉日夜念之。淚落不

能收將從近代之禮。藏衣冠祖墓之側。既請薦紳先生爲之銘。而又徵予之文。通志其詳。予惟先祖有善而不能知。不知也。知矣而不能揚之。不仁也。仁矣而紀載過於實。不信也。信矣而不能要諸禮義。則不可銘諸鼎彝。而傳於孫子也。有若高氏三世以來。皆以武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融而於先德之念。尤懸懸如饑。可不謂之賢乎。其賢謂何。予前所謂五者。殆皆無愧者也。暉之子若孫。異日升諸瑩域。知世德之不易。必思有以奮發爲武者。則思橫矛樹纛。折衝於千里之外。爲文者。則思建網絃倫。而昭熙朝之盛典。斯不負暉之所望也。不然。讀茲碑者。其顙寧不有泚也哉。是爲表。

###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陳君敏之妻。曰趙夫人。以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越一月某日。權厝城南聚寶山。將以某月日返葬於宣城某山之原。會濂召入禁林。陳君乃自狀夫人之行。來謁墓上之文。其辭纏綿而悲愴。讀者哀之。陳君之狀曰。予妻趙氏某。字某。與予同爲宣城人。其父諱熊。字子祥。明詩傳訓詁學。仕爲某縣典史。母孫氏。典史君無嗣。獨生子女四人。而趙氏居其次。特鍾愛之。以予簪纓家子。欲選爲贅壻。予時頗嗜學。手不離方策。先君子憐予過厚。不使遠去膝下。典史君亦不忍釋之。而他婚也。竟以趙氏歸予。趙氏既歸。奉尊章盡禮。凡羞服唯其時。猶惴惴恐有所不及。其姒郭氏亡。奉予伯兄如奉舅焉。人以爲孝。且恭。其事予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予或牽於事。意有不悅。每甘言慰之。嘗患疥瘡。在蓐踰三千日。趙氏視藥餌。調食飲。不知有晝夜。在他人。雖至勤慤者。久亦生厭。趙氏滋益謹。及子登仕。

版出爲湖廣憲府幕官。遷江西。召還爲大理評事。轉刑部員外郎。官書有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家事者不能相涉者。趙氏一力荷任之。而略不見艱難窘澀之意。人以爲順且賢。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初。京城多火災。予適讞獄郢中。趙氏數受驚。因致怔忡疾。暨還。奉詔備刑書。抱衾榻出宿省中者幾半載。間一歸。輒復出。趙氏懼貽予憂。不敢以疾告。已而疾寢劇。乃謂予曰。妾心中殊不佳。欲得平胃之劑服之。予亦未暇答。居亡何。竟卒。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蠶下嫗與予言。趙氏自去冬以來。晤及親舊之存亡。每洩瀾流涕。尤撫愛所生子。見其能食。喜見顏面曰。是兒可以養。吾無慮矣。以類乎前知者。臨歿之際。相呼之聲。不絕于口。予收泣謂之曰。吾不知汝之疾遽至於此也。設有不諱。吾無以報汝功。祀汝父母。至於終身。撫汝之子。以望其成立爾。言未既。趙氏泊然而逝。視其敝篋。無遺珥及完衣焉。嗚呼。悲夫。予念趙氏生男女三人。皆夭。晚得慶生。卽前所謂撫愛之者。日呱呱以泣。縱鐵石作心腸。不能堪。趙氏歸余十五年。與予同貧賤。同憂患。同冒涉道塗。何所不至。今幸密寸祿。竊意相守至髮白。得壽僅三十六而亡。予與吾子交者甚久。墓門有石。願爲文之。非惟慰死者於九泉。亦足以據予無窮之悲也。濼聞之女教不行於天下。婉淑之道消。而暴慢之風盛。孰有如趙夫人之賢者乎。賢者不彰之。則何以爲世道之勸。是宜銘銘曰。

猗蘭方郁。柰何萎也。茂草宜剪。卻紛披也。天道玄遠。信難推也。勸辭貞石。聊以宣其悲也。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濂朝京師。有儒其衣冠者。介翰林典籍羅奎。上謁。容止儼雅。言辭有倫。粲然經緯交錯。無龐雜乖悟意。心獨奇之。叩其性。則廬陵段氏。其名則德輔也。於是延之上坐。以傾其所欲言。德輔避席而請曰。德輔先子之歿也。歐陽文公實銘其墓。先夫人繼喪已十九年。而懸緯之碑。未有刻文。惟執事者期焉。予既奇德輔。意其母有賢行。使然。及覽周靖所述狀。果與見符。迺爲之序曰。夫人劉氏。諱妙福。字某。其先居臨江。祖大升。始遷長沙。父仕隆。存心澤物。施樁櫓以千計。母吳氏。夫人幼敏慧。剪製紉結之事。不學而能。終日不出閨門。卽出。足跡有恆度。可坐而數也。執父喪。哀戚甚。不御酒肉。至于服終。州里慕其人。爭致行媒。欲聘以爲婦。父皆辭去。段氏初家廬陵龍溪。與臨江鄰郡。迨子開者。亦徙長沙。聞其子士龍又賢。乃歸之。夫人奉尊章。處先後。咸中禮節。媪御率其化。無有暴戾之行。內外斬斬。九族同辭譽之。曰。懿哉若婦。段氏其彌昌乎。尊章亦安之。家政小大悉屬之。夫人絲髮不以縻懷。夫樂與才士大夫游。夫人喜見顏色。戒媵侍具酒漿。脯醢以燕饗之。唯恐其亟去。父家諸子析爨。分以上田。夫人謝不受。及其衰也。百物多取給。無厭辭。母喪。葬祭祠諸費。皆自夫人出。夫旣先卒。夫人恐或廢斂。以爲前人羞。益加整比。而家遂大穰。夫人生德輔。其弟德文。則李氏所產。夫人撫育如一體。人見綵衣翩翩。雙舞夫人之側。盎然入春風中。不識其爲異母也。二子長亦克自負荷。撫世酬物。本於一誠。子弟無公庭之跡。諸事不欲上煩夫人。夫人至是春秋亦高歲。時坐中堂。子若孫。鴈行立堂下。前後進觴爲壽。驩如也。至正壬辰。兵大變。夫人同德輔避還廬陵。德文留長沙。守先世兆域。越六年而亂愈熾。夫人復往南昌。以德文在長沙也。日夕出涕。遙望曰。吾兒德文。

何時而來歸乎。德文亦泣。騰上下神祇。誓不見母不肉食。戊戌春二月。德文忽從間道而至。母子相見。喜極翻成悲慘。八月。移吉水。瀘江。庚子六月。移海林渡。夫人病暑而卒。其月之某日也。年七十一。辛丑正月十八日。祔葬龍溪之先塋。夫人二子。卽德輔。德文。奉夫人盡孝。屢於刀戟。囊中傾貲以救母。羣寇義之。嘆息而去。人稱爲二孝子女。一人胡氏出也。適聶孟宣。廣東宜慰副使。以道之子也。孫男六人。毅。礪。徽。鳳。溥。盛。孫女一人。適某。曾孫男一人。辛祐。曾孫女五人。皆在室。予聞婦人無非無儀。故其賢行不出於閨門。必得令子而後著。如夫人者是已。予年耆而神昏。言且不能成章。凡有求文者。輒俯首控辭。今於德輔獨不然者。以有關彝倫之重也。銘曰。

夫人之行貞且則。左蹈矩。右繩尺。何以致斯在。慎敎。秉心如絃。絕偏蝕。內外肅穆。儼若一。陽明照。嫗銷陰匿。九族觀感。亦歸德。仁賢上聞。天爲惻。豺虎交橫。不敢迫。況有令子。文五色。溫溫出言。有倫脊。幽光不昭。勒貞石。黃金可銷兮。銘不泐。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公諱思齊。字世賢。姓李氏。世爲汝寧人。當元之季。汝顛兵起。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由是進保。關陝。歷官自中順大夫。知汝寧府。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爲多。當是時。元政愈亂。公度不可爲。會洪武二年。我大將軍魏國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洮。遂帥士馬數萬來歸。召赴京師。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三年。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



政事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且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玉。武略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豈期公在。萬沈痾。竟弗能瘳。以七年九月四日卒。於正寢。壽五十二。卒之日。側室臨汝陳氏。年始三十三。義不獨生。亦自經而死。事聞。皆親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諡以貞烈。恩禮至渥。是月二十日。與公合殯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他日歸葬先塋之次禮也。公會祖茂。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妣王氏。贈夫人。祖章。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妣姜氏。贈夫人。父成。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妣盧氏。贈夫人。公娶王氏。封夫人。子二人。一卽世昌。一安壽。女二人。定童。華童。皆在室。惟公守土保民。以歸有德。克享祿位。施及子孫。至于令終。眷賚尤厚。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謹爲疏其秩里世行。及權厝歲月。用納諸壙云。

故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壙志

公諱信。姓楊氏。世爲開封鄴陵人。在元朝時。以膽略聞。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戍鎮江。元末。四海大亂。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申。公帥師旅來歸。命仍領銃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權授親隨帳前萬戶。扈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扈駕親征九江南昌等郡。下之。實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南昌。上怒。下詔親征。公帥銃手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假息武昌。公又從破之。旣而克合肥。援安豐。拔永新。亦與有力焉。張士誠據姑蘇。常忠武王奉詔致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副。陞僉虎賁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蘄州。遂轉僉蘄州衛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

成武昌遷永州已而僉永州衛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尤幼。上聞之憫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且勅中書大都督府。御史臺。次第致奠。復命工部造塋聚寶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葬。恩意甚優渥也。曾祖考忘其名。祖考柱。考彬。妣李氏。妻四人。正室王氏。側室馬氏。彭氏。王氏。觀音保。側室王氏出也。惟公幸際興王之運。臨敵不懼。故能立顯功。受榮爵。歿且不朽矣。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志。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